

## 第四十回 投針芥歸路稟慈親 作書函臨歧薦壯士

卻說劉電使槍時岑夫人婆媳俱在觀看，及使罷槍，大娘子先已進內。劉電起初祇道是些家人、媳婦、丫頭們觀看，後來見岑夫人也在門首，便道：“小侄獻醜，好叫伯母笑話！”岑夫人道：“演習武藝原是分內的正事，老身卻初次看見。雖不知其中奧妙，實是怕人。”文進也過來與岑夫人謝擾。岑夫人道：“家中無人，待慢莫怪。”吩咐小家人就在後院內留駕長喫茶，晚間再喫酒消夜。當下岑夫人因邀劉電仍回後堂來坐下，因道：“老身原要寫一封回書，並有你弟媳寄與你雪妹的兩件微物。若此時帶去，惟恐一時不能寄回，不若等三相公恭喜回來時帶去罷。”劉電道：“伯母所見極是。此番小侄往山東完了姻事就要進京，況家兄得缺，遲早遠近都不能預定。總是小侄回家着轉來時一定要到伯母這裏來請安，那時帶去不遲。若伯母有家書寄與兄弟，小侄就好帶去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前月已有書寄去，如今還有一封書煩三相公到京交與你兄弟，祇說家中俱各平安。祇是三相公日後不要徑自回府，不肯同到這裏來。”劉電道：“伯母尊前豈敢不應口齒？”岑夫人笑道：“諒三相公是決不失信的。”因叫小丫頭取出一封家書、一個小包袱、一封程儀、一封賀儀來，交與劉電，道：“這是一封家書，這包袱內是送蔣老婆婆並大孀子、蘇姑娘的微物，說我婆媳無日不為記念。這是一封不腆賀儀，因買不及甚麼東西，權力折代。格外幾兩銀子，三相公路上打尖零用。不要推辭，若一推辭，卻叫我慚愧。”劉電見說，不敢推辭，道：“小侄竟拜領了。”因說：“將來但願家兄得補在江浙、山東，便好時常往來。”又說起兄長當初從山西回來被盜的緣由：“如今這般家賢弟已陞到游擊將軍了，祇是雪妹因為他乾娘冤讎未報，切齒痛心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是自小撫養他大來的，就如親娘一般，想起來如何不傷心？”又道：“三相公眼力不差。當日你結識了他，他恰恰的就救了你令兄。他若知道妹子還在，卻也是一悲一喜。”劉電道：“正是，從前已曾有書通知他，前日又託成公子寄口信與他，諒他早已知道了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三相公所結識的人都不錯，方纔那個船駕長，日後大有發達的。三相公若肯帶挈他，日後到是一個好幫手。”劉電道：“這人膽力都去得，祇不知他心地如何？”岑夫人道：“必定不差。”劉電道：“伯母何以得知？”岑夫人又笑而不言。劉電道：“伯母兩次說話有因，卻不與小侄明言，莫非伯母精於相法？”岑夫人笑道：“老身一些不知，倒是你弟婦說的。他卻能識人的窮通貴賤，言無不中。方纔卻看見那個船家，說他倒是個有膽量的人，日後必當發達。”劉電因想起道：“是呵，小侄在山東曾聽得說弟婦的生母原非凡人，如此說弟婦也是通仙道的了。倒不曾請教得我將來際遇如何？”岑夫人道：“他已說過大伯是富貴中人。昨日因見你面上帶著殺氣，因此今日問及，果然路上有殺倭之事。”劉電嘆道：“我祇以弟婦為閨中賢淑，原來竟是個巾幗奇人，可敬！可敬！”

說話之間，天已漸晚。岑夫人叫收拾果菜就在這邊喫酒，因道：“此番三相公有正事在身，不敢久留。若然無事，便要留在這裏保護我們，待倭寇平靖了再送起身。”劉電道：“此間風景甚好。料倭寇也祇在沿海地方作亂，不敢遠離巢穴，惟恐有官兵截斷他歸路。且這裏如今有兵防守，料得無事。況府城咫尺，倘十分緊要尚可暫避城中，祇恐這防守官沒有膽略，倘若是個有膽略的，操集本村義勇申明號令，沿湖一帶協力把守，一遇有事並力嚮前，這千百倭奴何懼之有？”岑夫人道：“有智謀者意見多同，這裏有一位嚴老先生卻是個道學高人，兩個月多虧他與防守官商議，也與三相公所說一般。如今已聽說挑集了二百多人天天操演武藝，施放弩箭。立了賞格，糾富有之家量出糧米酒肉犒勞，四下設立梆鑼為號，每夜派人巡警。如今村中賴此壯膽，祇怕倭寇人多勢大，終究擔心。”劉電道：“此法立得甚善，不但可御倭奴，亦且可防盜賊。果能合村中並膽同心，協力把守，便可以一當百，永保無虞了。”當下擺上酒來，劉電一面說話，一面飲酒。岑夫人又吩咐小家人搬酒菜請文進駕長，勸他多飲幾杯。這邊劉電約飲到七分酒意，便止住不飲了。岑夫人道：“明日三相公喫了早飯動身，不必太早，省得船上做飯不便。”劉電道：“小侄遵命。”岑夫人當叫岑忠掌燈送往內書房安歇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凌晨，婆媳們起來吩咐家人收拾早飯完備。一面先叫搬與文進用過，這邊劉電已將行李收拾端正交岑忠先搬送到船，又與了岑忠二兩銀子，小王家人、小丫頭每人一兩，廚房媳婦們一兩，大家都磕頭謝了。岑夫人道：“怎麼又要三相公費這些賞賜？”劉電道：“有勞他們，表意而已。”當下喫畢早飯。岑夫人又再三囑託：“叫你兄弟時常寄信回來，省得家中記念，並叫他有便中再與丈人通個信息，使他那裏放心。”劉電領諾，即拜辭了岑夫人，又謝了大娘子，就從後牆門下船。此時婆媳一同送出後門外來，文進又過來再三謝擾，然且解纜上船，看著鼓棹而去。

不說這邊婆媳並家人都感激劉生千里探親的義氣。且說劉電的小舟晝夜兼程，不日到了京口。在埠頭泊住了船，文進對劉生道：“相公請少待，小人回家稟知老母，若肯許我相隨，小人就把船隻交與哥子收管，我與相公另僱一船同去。若老母不依，小人也要送相公到臺莊再回。”劉電道：“極是。”因嚮囊中取出原帶來的一個銀包，約有十來兩，一並遞與文進道：“身邊並未多帶，你且將此與你母親在家用度。”文進道：“小人如何敢受這許多？”劉電道：“幾兩銀子，何必推卻？”文進謝過，拿著銀子一直回家來。這日適值他哥子文連也在家中，便問：“前日有人說你送一客人往湖州去，那裏正是倭寇作亂的時節，叫我好生記念。祇恐你倚著自己氣力，撞出禍來。”文進遂將送劉客人遇倭劫掠客船救了他親戚一節，嚮母、兄訴說一遍，因說：“這個劉客人真是個英雄好漢。他哥子現去補官，承他一力勸我同往圖個出身，先與我幾兩銀子安家，今特來稟知母親。”他母親未及開言，文連便道：“據你說，這劉客人有這一身本事如今自身尚無出息，況他哥子不過補個縣官，如何就扶助得你起來？且又不曾與你見面，知他心意如何？況且你去，做上不是，做下不是，依我說還是不去的是。”他母親聽了這番說話，也就道：“你哥哥的話卻說得是。若要圖出身，還是到大官府衙門去纔有個想望。你從前說殷將軍那裏，我尚且不叫你去，如今又何必同這初相識的客人遠走他方？況且我風中之燭，早晚倘有些病痛，叫誰人服侍？”說著兩眼汪汪欲淚。文進見母親如此，也不敢再言，因道：“既是母親不肯，兒也就不去了。但如今收了你的銀子，必須送他到了臺莊纔好回來。”文連道：“這個應該。他若不依，你祇收了應得的船錢，餘多的退還了他纔是。”文進道：“看那客人卻不是慳吝的人。他與殷將軍是結義弟兄，曾許寫書薦我前去，定然重用；況前日途中相救的又是現任太倉知州的夫人、公子，與這劉客人又是親戚，我也同見過面的，若去時不愁沒有機會。我如今且去與劉相公說明，再作道理。”因拿了原銀仍到船中，把母親不允的話說了一遍，因將銀子送還。劉電笑道：“既是你母親不依，也難怪你。這幾兩銀子你便留在家中，何必又帶轉來？你可速將回去交與你母親，就來開船送我到臺莊。我寫一封信與你去投殷將軍，也好圖得事業。”文進應諾，仍到家中將銀子交與母親。文連道：“你速將回去交與你母親，就來開船送我到臺莊。我寫一封信與你去投殷將軍，也好圖得事業。”文進應諾，仍到家中將銀子交與母親。

身回來即開船。

出了京口，剪江從荻浦而來。到了碼頭停泊了船，劉電上岸去到許家門口，見大門依然鎖著。間壁周家小店已是不開，大門關閉。動問鄰居，都說周老人已死了三個年頭，許先生並無音信。劉電明知訪問無益。仍復下船，一路竟往臺莊而來，凡到碼頭，果見有紅簽招知上寫：“江西粵輝堂劉??於某日過此。”劉電算來已是追趕不上，因此也下去看那招知，星夜兼程，小舟迅速，不日已趕到臺莊碼頭。劉電上岸找尋寓所，不及數箭之地，見轉灣口一家牆門上有“粵輝堂劉寓此”的紅簽。劉電進內，早有一個家人瞧見迎將出來，道：“三相公來得果快，老爺往市上去也待回來。”不一時，劉雲已至，弟兄見過。劉雲道：“我正聽得來船都說嘉、淞一帶倭寇截劫客船，恐怕你在那邊耽擱，甚是心焦。不想你卻來得果速。”劉電因將得遇文進、途中協力救了成公家眷並見岑母大概，說了一遍。劉雲大喜道：“難得，難得！當時殷弟救了我的患難，卻是你與他結義在前；今日你又救了成公的家眷，卻是我與他結義在前：豈非天涯奇遇！明日殷、成二位知道，也顯得你的本領。到了都中，岑弟也見得你千里訪尋的義氣。祇是如今這個姓文的，卻埋沒了他一番出力，你該結識他同來纔是。”劉電道：“如今現坐他船隻到來，已曾再三勸他，他倒也情願相從，祇為他母親年老，不肯放他遠出，他也是無奈。他與殷弟是鄰裏，幾番要去投他，也為母老而止。我已應許與他修書一封，叫他另日去相投，也顯我們眼力不差。況成公家眷俱認得他，去時大有機會。”劉雲道：“如此說這人不但膽勇過人，卻還是一個孝子，一發可敬。這寫薦書極其容易。”當即吩咐家人：“去搬取三相公行李，並請那位姓文的駕長同來，不許輕慢了他。”家人答應而去。劉電又說這岑母認親、娶媳一段奇緣：“如今這位娘子不但賢能，且識得人的窮通貴賤。雪妹之事，他卻早已知道，原說岑弟相上不止一妻，因此並無嫉妒，並有書物要我回時與他寄去。”劉雲道：“原來有這許多委曲，真是難得。”

說話時，文進已到，劉雲不待他進來就迎將出去，一把手拉住道：“果然是一位壯士，實是有屈。”文進道：“承三相公十分見愛，祇是小人無緣，不得相從。倘日後老母見允，便當相投。”當下文進便要叩見，劉雲拉住，再三讓坐。文進卻唱了個無禮偈，方纔坐下。劉雲細看文進時，生得鐵面劍眉，目光如炬，雖然目下孤寒，可定他時發達。因想起從前喫了那場大虧，若得有這個人作個心腹伴侶，便可到處放心，因道：“足下雖然目前有屈，但英雄豪傑崛起草茅者不少，足下有這般膽勇，何愁不得發達？”文進道：“得老爺提拔，便是小人有幸了。”劉雲道：“足下再不可如此相稱，我們祇以朋友相處纔是。”當下擺上酒菜，劉電叫：“取兩個大杯來，待我相陪。”文進見劉雲又是這般相待心中甚喜，也就不十分拘謹，開懷暢飲，真如鯨吸。文進飲到欣暢時道：“承二位不鄙微賤，如此相待，他日即有赴湯蹈火之命也不推辭！”劉雲道：“朋友原以肝膽信義為重，他日足下若有緩急，愚兄也盡可為力。”當下文進也飲到有七分酣意，天色已晚，便止住不飲，取飯來喫了便要告辭回船。兩弟兄道：“本當相留，恐船中沒人照料。明晨務來早飯，還有事相託。”因一同送出門外來。文進道：“明日早來一並拜謝。”說著大踏步去了。劉雲道：“好一個爽直壯士！若得他做個心腹伴侶，到處可以放心。”當晚劉雲在燈下寫了兩封備細書札與成、殷二處，然後安寢。

次日一早，弟兄纔盥洗畢，文進已到，道：“二位纔起，不知有甚吩咐？”劉雲道：“我有兩封書札是寄太倉州成公與殷將軍的，內中敘說足下肝膽義氣，若到太倉必然重待。”因取出書來交與文進，道：“縱然令堂不叫你久出在外，又何妨先往太倉一行，看看那邊光景，日後再去也可。況太倉道路不遠，回時務即一往。”文進道：“此番回去稟知老母，即當前去。極承高情，當圖後報。”說罷就要作別，兩弟兄留住喫畢早飯纔送起身。劉雲送至門外而別。劉電卻同行到舟中，道：“我兄長補官也不過在今冬明春，倘得鄰近之缺，相會不難。倘有不如意處，可到沂水縣尚義村蔣宅來尋我，我若回時亦必到京口相訪。”文進道：“三相公回府到京口，祇問西橋後街鐵篙文進，人都知道。”劉電因嚮身邊取出白金五兩道：“此可為太倉往返盤費了，千萬一往，書中並有要事，萬勿有誤。”文進道：“前承見惠，心上正是不安，如何還敢受此？”劉電道：“你我交情祇以義氣為重，此物不足道耳！”說畢起身，文進祇得拜領，隨送上岸，揮手而別。正是：

一言期許重九鼎，千金揮擲輕鴻毛。不知文進果否前往太倉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看此回題目，甚是枯澀，然看來另是一篇奇妙文章，如文進舞刀，引出劉電舞槍，劉電說湖村備倭一節是陪筆，卻有嚴先生一段是正筆。文進本因母親不放是正筆。卻先有乃兄不肯一段是陪筆，迨後劉雲之於文進，寫得親熱厚道，細針密線，東穿西插，真是絕世文情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